

我的入党故事

杨文茂 口述 王汉平 整理

我叫杨文茂，今年49岁，是一名有着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现任安太堡露天矿生产一队虎班大组长。

1989年冬，风华正茂的我穿上军装，告别父母，告别家乡，带着对军人的崇拜和对军旅生活的向往，踏进了渴望已久的军营。

当年我所在部队隶属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交通一支队，支队营区驻扎在青海省格尔木市郊区。主要任务是保障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公路。青藏公路因气候原因经常发生塌方、泥石流灾害，当地群众的生命财产及安全都受到了严重威胁。可以说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我们武警交通部队官兵的身影。服役期间，我多次参与到抢修青藏公路的改建和保通任务

之中，并受到部队嘉奖。

由于在部队军事素质过硬和平时表现突出，记得在当兵第二年夏天的一天，连队指导员找我谈话时，说起了入党的事，征求我的意见，并向我讲解了党的光辉历程和连队光荣传统，还有身边党员感人故事等等，使我彻夜难眠。第二天，我郑重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经连队党支部研究，我被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不久，我又被确定为党员发展对象。经过学习培训和严格考核，并经支部党员大会讨论和表决，我被接收为预备党员。经过一年的预备期，我顺利转正，被编入连队第一党小组。入党宣誓那一刻，我从指导员的目光里看到了鼓励，看到了赞许，看到了认可。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1992年底，我服从组织安排，光荣退伍。2008年10月，我应聘到安太堡露天矿，成为一名重型卡车司机。10多年来，我时刻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处处走在前干在先。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时刻以党员的标准和军人的作风要求自己，约束自己。参加工作以来，我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技术能手、全国“煤炭行业技能大师”等荣誉称号，荣誉的获得得益于企业各级领导和同事们的大力支持和鼓励。

如今，我退伍已经30多年了，已经

是一个有着31年党龄的老党员了。每当我戴上党徽时，在生产一线建功立业时，我都激动不已，都会回想起入党宣誓的时刻，想起那些在部队当兵的日子，那份自豪感、荣誉感令我终生难忘。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举党旗，听党话，跟党走，继续发挥劳模示范引领作用，大力弘扬新时代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业绩，为推动企业更多工匠式人才不断涌现发挥积极作用，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立秋

●樊海霞

今日立秋，我在北京。早上，酷热的北京竟然下起了小雨，有了一丝凉爽。秋天来了！

季节轮回，不觉夏天已走，秋天登场！那些关于秋天的诗词也就登场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秋雨绵绵无绝期”。一派惆怅萧瑟的意境美粉墨登场！登场的何止是诗句，还有那阳气衰微的天气，百花萧瑟的凄凉，树叶发黄落下的瑟瑟金色的秋景，潇潇而起的秋风，思念故人的凄清，满目繁华落尽的哀伤。

秋是一个哀叹芳华逝去的季节，一手还挽着百花争艳，一手已经托起秋风，牵起冬雪！这不舍，这不忍，这不得不！

谁能挽留住一个季节，谁又能让芳华永驻！

习惯了送走一个又一个季节，又迎来一个又一个的季节，我们在季节里匆匆行走。每次送走的夏季又是下一年里殷切盼望的季节，每一个旧的季节，又是下一年里新的季节。我们总在盼里过了一年又一年。

不变的是季节本身，变化的是每个季节里的故事！

我们把旧的故事丢在枯萎的夏花里，在秋季感伤，翘首明年的百花盛开！花里会孕育出新的故事！我们再把故事里喜悦或伤感，然后再在秋季里收拾心情，冬季里蕴藏感情，整装待发，在下一个春季里再开出一朵花的故事。

生命便在四季轮回的故事里，慢慢消逝，不逝去的是那些故事，经历，感情、感伤、感恩、感怀、感想、感念、感情……

夏天会过去，百花会惨，秋天会登场，秋风会起，树叶会黄，我们留下的只有记忆与情感，在每个夏天随花绽放，在每个秋天感伤落泪。

今日立秋，秋天要来，不管它是一个感伤万物凋零的季节，还是它是一个秋天

硕果的季节，秋天，有它当主角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有当主角的时候，不论美丑，不论伟大与平凡。秋天有当令的时候，人生有当红的时候。

四季平分秋色，人生浅浅淡淡，浓烈烈，交错构成不平凡的一生。

今日立秋，秋天来了，你若感伤，看到的是落叶飘零，你若欣喜，看到的是硕果累累。一幅画里，看到不同画面，一个季节里，感悟到不同景色。

秋季，凋零了百花，结出了硕果。悲也好，喜也好，它在季节的轮回里坦然行使它的使命，在你眼里看到的只是你自己的故事，与它无关。

秋天有秋风起的萧瑟，也有硕果挂枝头收获满满的喜悦，每一个季节不是单纯的好与不好，每一个人人生不是只有悲或喜！你要看到它对你阳光的一面，不以秋风起秋叶落的悲意扰乱自己的心情。

你看，秋天的月是不是很清美，你看，秋天的日落是不是像满地黄金甲，你看，枝头的硕果是不是很诱人，你看，秋风起是不是吹走了夏季一季的燥热！

我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当你觉得秋天是个悲凉的季节，那是被夏花里没有开出美好故事里的诗人文人误导了。

不管我的人生在夏季里是否开出美丽的花，我看秋季愿是：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我看它还是：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催人狂。

立秋之日，立下美好！



老肚留白

●冯耀

上了岁数，系统老化，该做减法。但减什么，怎么减，或大有文章。我的经验是，减饭为上。就是一日三餐，改一天两餐，只吃早、午饭。当然，早、午用餐时间，稍微调整，推迟一点。

两年多不吃晚饭，乐在其中，美不胜收。最大红利是身体无恙，好睡，不感冒，久违医院。

想当年，一天三餐，顿顿“肚儿圆”，甚或“撑得不行，再来二两”（这是60年代工友经典吃相，抑或为许多吃饭常态。）随年龄增加，依然三餐，渐渐情况不妙，觉睡不好，常感冒，昏头打脑，少精没神。

现在方晓，“饭饱生余事”，包括推升高血压，脑梗等病症发生，而适当挨饿，则可避免诸如上述毛病，还能保持大脑高速运转，益处多多，故先人早有“不饱真为祛病方”之说。

这是为什么，好长时间未解。后来，从书画留白触类旁通。书画留白，黑白表达，以白掣黑，命运牵挂，相得益彰，方显神韵。如果满纸涂鸦，没有空隙，黑糊糊一片，还叫书画？

推而广之，人之肚亦如是。假使把肠胃填得满满当当，一点空

都没有，饿是不饿了，又怎能消化、吸收呢？

记得困难时期，村上一光棍老汉饿得不行，把死了一头“圪顶”（公羊）下水一次全吃，可谓“饱餐一顿”，但第二天人们发现，老头离开人世……

即使富起来，很多还是走不出“多吃点”阴影，拒绝“小康生活要喝粥”，乃至抢抓机遇，任性大吃大喝，疯狂“中饱私囊”，结果适得其反，早早走上不归路。

想想这，真也悲催。好端端一个肠胃，毁在胡吃海喝，命丧黄泉，实在呜呼哀哉！

给肚留白，适度减饭量，最好“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即先用“汤汤水水”占据空间，再补充主食，如是想多吃也放不下了，效益或正好“七八分饱”。不过，其中淡定和端正的是，人生为什么要吃，颠覆“宁要吃死，不要饿死”的扭曲吃饭观。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这个道理，离我们很远的老子就讲了，遗憾的是，“不见古人真傍晚”，以至在吃饭不知足、不知止之类问题上屡屡犯错。从这个意义审视，甭说什么老，实际还嫩的嘞。

朔县年俗杂忆(五十四)

八音会

●陈永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朔县的民间鼓乐班子不再被当做封建迷信加以取缔，从而得以逐步走进民间，走进千家万户。大约到了1987年前后，元宵节期间，政府的文化部门便开始在东城门外搭起高台，请鼓乐班子登场献艺，为元宵节助兴，为全县人们助兴，人称“八音会”。

一

八音是古代传统民族乐器的统称，指的是金、石、土、革、丝、木、簫、笛、匏、竹八大类材料制成的乐器。八音会是民间组织的音乐班子举行的演奏会，主要使用鼓、锣、钹、旋、笙、箫、笛、管等八种乐器。

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八音会大致萌生于战国秦汉时期，脱胎于唐代乐舞和宋代队戏，形成发展于元明之际，成熟于明末清初。朔县八音会的成熟期大约也在明末清初，使用的乐器基本上有：唢呐、笙、二胡、板胡、扬琴、三弦、大锣、小锣、大镲、小镲、手鼓、梆子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亦有电子琴加入其中。

在朔县，八音会似乎只有在元宵节期间演出时才这么称呼的。平时人们都

叫它门鼓或门鼓班子，一般情况下，门鼓是专为民间的“白事筵”服务的，人们称为“打门鼓”或“吹打”。元宵节八音会的演奏队伍基本上都来自于民间的门鼓班子，而在称谓上叫八音会，其道理大概是为了与丧事活动相区分。

朔县人的“红事筵”，比如婚嫁、祝寿等喜庆活动，从来不用门鼓班子前来“吹打”，要请也只请大秧歌、晋剧、二人台等戏曲班子前来助兴，“白事筵”除去可以请门鼓班子外，还可以请戏曲班子。这是朔县和其他地方的不同之处。

二

新中国成立前乃至成立初期，朔县鼓乐班子大多数由盲人、半盲人组成，演奏的曲调相对比较单一，演奏水平也比较一般。“文化大革命”期间，鼓乐班子，也就是人们说的门鼓班子，被强行禁止在“白事筵”中表演，演奏水平不进反退，近乎到了断档的地步。

1976年以后，门鼓班子由开始的遮遮掩掩走进市场，到1985年的时候，班子的人员结构和演奏水平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为举办八音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记得是1988年的元宵节，朔县东城门外的电影院广场前搭起了一个高高的木架子台，上面铺了一层建筑架板，踩上去吱吱作响，甚是简陋。这就是八音会的舞台，好像连一条条标也没有。可是始终没有影响了群众的观看兴致。

八音会班子是由十几支民间的门鼓班子组成的。这时的门鼓班子的演员已经没有盲人了，年轻人占了大多数，乐器的种类除了唢呐、笙、胡琴、锣等民族乐器外，增加了高档的电子琴，比如当时流行的雅马哈电子琴。

朔县的东城门叫文德门，与北门镇塞门、南门承恩门、西门武定门的规模一样高大而又宏伟，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拆除。1982年，朔县新电影院就建在东城门外的北侧，院门前就是一个比较开阔的广场。一度时期成了县里文娱活动的中心。从1986年到2002年，元宵节期间的八音会都是在这里举行的。

元宵节三天，八音会一般是在上下午开场演出的。有时是一个班子单独上场，有时是两个班子同时上场，不管是哪

种形式，无形中就成了比赛。那时名声响亮的班子有“元满小”“鼓班子”“三有门鼓班子”等。我爷爷是1992年去世的，请的就是“三有”的门鼓班子，三有当时三十出头，细高个子，平头正脸，穿戴整洁，唢呐吹得一点不比电视里的名人逊色。

八音会每年元宵节举办一次，没几年便名声在外了。据说，如果民间的哪个班子想参加八音会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不是真的，我不太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一个班子如果能在八音会上亮相打响，那对日后的“白事筵”生意是大有好处的。

三

八音会上，人们最喜爱的节目是唢呐独奏。比如《百鸟朝凤》《开门红》等，另外还有经典歌曲、流行歌曲，比如《想延安》《牧羊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我们是黄河泰山》《纤夫的爱》等等，观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听得如痴如醉。一时间，成为元宵节期间朔县街上的大景观。

在民族乐器里，唢呐是重要的乐器。一个班子名气的大与小往往取决于唢呐手演奏水平的高与低。因此，八音会上，比赛的似乎是唢呐。悠扬婉转而又高亢激越的唢呐声把元宵节的节日气氛渲染到了相当的高度，真是百听不厌。

1990年前后，元宵节期间，朔城区百货大楼门前也搭起高台，举办八音会和歌舞演出，把传统的器乐演奏和现代的歌曲舞融在一个戏台上，观众如云，把善阳街堵得水泄不通。

2002年以后，随着朔州老城的改造，东城门外的八音会没有再举办过。近十几年来，党和政府把元宵节文化活动作为春节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统筹安排在一起，从正月初三开始便有一场接一场的戏曲、歌舞、交响乐等演出，当然，也有类似八音会的器乐演奏。

然而，这些演出大都是在馆场内演出的，音响效果虽不错，但由于馆场的封闭性，限制了群众的普遍观赏。因此不少市民就十分怀念过去东门口的八音会。我也常常想，朔州如今的广场，大大小小几十个，咋就放不下一台“八音会”呢？

压题图片 马占俊 摄

应县出产紫皮大蒜，在南山小石口村。村里有个蒜农叫姚勇，是我的好朋友。

一年一度的卖蒜季又到了。姚勇应时按候打电话来：“蒜下了，抽空儿来吧！”这话有点撩人，不由的，让沉寂的心泛起微澜。

一直偏爱小石口，最早和姚勇并没有多大关联。大约是在20多年前，我挑战过小石口的山峰。当时，我还不知道小石口是应县五大峪口之一；也不知道小石口亦称小石口城，古时城四门、池三门、堡二门、寨一门；更不知道我爬上去的那座山叫“闻名”山还是“拥翠”山。我记得自己翻过了好多个山头，每次仰望山峰，总以为这个应该是最高的了，爬上去时，却又另有另一座山峰横在眼前。山的后面还是山。生命不息，爬越不止，这是人的生之盼，是人的生之苦。

若干年后，在一次“黄花岭陶窑厂老工友聚会”上，我见到了阔别30年满面沧桑的姚勇。我问他：“你在哪住？”他说：“小石口。”我又问：“住村做啥？”他说：“种地。”眼睛盯着脚下，不敢看我。他问我：“你住哪？”我说：“山阴。”他又问：“住那里做啥？”我说：“卖凉粉。”眼睛看着窗外，不敢看他。

都是不偷不抢的正经营生，咋就说了听了，那么难过，为对方，为自己。

有了联系方式，第二年七月，姚勇打来电话：“蒜下了，快来取点蒜吃。”

那一次，我叫上了原来的工友小吴、小王、小鲍，第一次走进姚勇家，见到花架下朴实精干的姚勇媳妇，以及她身后干净齐整的窑洞小院。

姚勇媳妇名字叫果花，说话很慢，总是赶不上趟，所以干脆少说，只是笑，一笑，眼睛亮晶晶的，很美。

那天，姚勇老是抬手挠后脖颈，腼腆的像个少年。他切开西瓜，摘下一盆西红柿，洗净，老说：“吃！快吃！”

我们好几个坐在大门洞的蒜架下，海聊，彼此还称呼着“小这那”，仿佛回到了三十年前，那埋葬着我们青春记忆的黄花岗上。

我又想起了那个寒冷的冬天，想起车间门口那小山一样的石子堆。在凛冽的寒风里，我坐在冰冷的石子堆上，铁锤叮叮当当，各种颜色的石子四分五裂，机械、乏味、枯燥、绝望。

“小孙，别打了，进来乘热，喝点水。”回头看，是原料车间主任姚勇站在门口喊，还摆着手，风把他的声音吹得一晃一晃的。

他后来每天喊：“小孙，别打了，进来乘热，喝点水。”这成了我灰暗一天里唯一的生命亮色，随着岁月流逝，它隐在我的心灵深处，温暖着我，也催促我去温暖他人。

我记着这一份恩情，却永远没有当面说过“谢谢”！

那一次，我没有说，后来的几次，我也没有说。

我去，也带着我的友人去。一次次地，我和他们互摆：我有朋友叫姚勇，小石口的人，可好啦！

果花说话慢，做营生也慢，所以我们一去，姚勇便是大厨。他弓着腰身，

洗土豆、切肉、切菜；他蹲在灶台前加柴、添炭，炉火映红他爬满汗珠的紫黑脸膛。

走近姚勇，也走近了小石口。我逐渐了解到，小石口的古老，可追溯到夏禹时期，下延至今，已有四千五百年历史。小石口是古代军事要道之一，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它是经繁峙县砂河镇、河北省阜平县到达华北平原的入口。北方少数民族军队从杀虎口打进来，直奔小石口，到达太行山东麓，向北对燕京地区形成南北包围之势，向南直趋中原。宋雍熙三年，修建小石口段“几”字形内长城。明中期，在旧址上重建内长城，设军事要塞。暗淡过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

小石口，也曾是南北东西货物的集散地，一里半长的城关大街，挨门挨户的商业店铺，白天晚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应县盛传过的“两家半人家”，那个“半家”就是小石口的曹家。

如今的小石口，紫皮大蒜名扬山西，乃至全国，还远销东南亚各国。

由此，我写下一些有关小石口的文字，比如《买蒜记》《繁华深处的老院子》《西风东渐谁家院》《坐着公交去》《二访武翠叶》《衣魂》等等。如今看来，这些文章太过粗浅，但却让小石口多数人了解了小石口生理于地下的故事，知道了作者秋若愚。姚勇见人就：“嗨，那秋若愚是俺朋友！”

朋友和朋友，有温情，便会不自觉地去传递。

那年发表《买蒜记》后，好多现实和网络中的朋友都去小石口找姚勇买蒜了，说姚勇这个人那么好，蒜能赖了？

崇敬一种境界

●俞雪峰

飞舞的雪花
飘游在空中
寻找落点
找到大地
大地将它消融
找到江河
江河将它噬吞
找到森林
森林将它覆盖
唯有雪山容纳了它
雪花存在生命的意义
便是雪山的灵魂

雪花以一种直立的方式存在
行走于雪峰之顶
我内心呼唤一种声音

似雪花飘落峰顶的凝重
似阳光得意后的辉煌
耀眼不仅仅是雪白的亮
也不仅仅是强烈的光
它是纯净生命本色的释放

于是走近仰望雪山的角度
仰望同样是一种高度
也是一种思想
有的人在雪峰上矗立成丰碑
理想就像旗帜一样飘起
境界就像雪山一样崇高
雪山的境界
其实是优秀人民公仆的境界
他们始终用生命铸就人生的高度
铸就雪山一样纯洁高度



丁明作

投稿邮箱:szrbfk@126.com